

乡 城

汪西彭错◎著

四川出版集团 《四川文艺出版社》

阿来 著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年

阿来 主编

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

常州大学 图书馆
藏书章

汪晖 著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城/洼西彭错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2. 8

ISBN 978-7-5411-3532-3

I. ①乡… II. ①洼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51226 号

Xiang Cheng

乡 城

阿来 主编

责任编辑 汪 平 (951747568@qq.com)

责任校对 虹 廷

责任印制 龙小龙

封面设计 邹小工 \ 经典记忆

版式设计 史晓燕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210 mm × 148 mm 1/32

印 张 8. 125

字 数 200 千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532-3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编委会名单

主任

朱丹枫

主编

阿来

执行主编

赵智

编委成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）

朱丹枫 吕汝伦 牟佳 阿来 陈小海 罗勇

赵苗 赵智 胡焰 黄立新

序

阿来

我们说如今是文化繁荣的时代，通常是以生产的规模与数量而言。

这样的数量与规模，常常是由于定制性的生产。

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今天的文学已经进入了定制时代。

由出版商定制的长篇小说批量出版。电视剧脚本、网游脚本和卡通脚本大量生产。特别是属于非虚构的我们称之为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的文体，目前大多由企业团体和政府部门所定制。正是由于这种定制，造成了今天的文学特殊的繁荣景观。

在为这种繁荣景观倍感鼓舞的同时，我们心中也怀有一种隐忧。原因在于，各种各样的文学定制，是在大面积收获数十百年文学探索与原创所积累下来的那些成果：思想的，技巧的。因为各种文学定制需要尽量面向大众的写作，有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前提，定制的写作从艺术角度而言，通常会成为降低难度的写作。不是创造新的方式，而是消耗已有积累的写作。在这种文学生产形态中，最原创，最具探索性的写作常常被忽视。

原创文学与定制生产之间的关系，犹如自然科学中基础理论

研究与应用技术的发明的关系。如果没有前者，后者的繁荣是难以想象的。如果要找一个更浅显的比喻，就譬如大自然，如果没有众多看起来无用的草木，也就无法生长出那些有用的植物：可以建造房屋的大树和富含营养的果实。所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就是提醒我们，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构成，不能只关注当下就能被充分利用，产生各种利益的部分，更要关注使那些“有用”的部分构成得以发展，得以呈现的基础条件。

文学的持续生产，也要仰赖于文学最基本部分的建设。这个建设是帮助新人涌现，是期待新人带来的新作品，带来新的感受力，产生出新的思想方法与表达的艺术。

基于这样一种认识，四川省作协巴金文学院，取得四川省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，和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“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”，着力发掘富于原创能力的新锐作家，资助出版他们在文学创新方面的文学成果。这种举措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为四川文学长远的可持续发展，做一些计之长远的人才培养与新的艺术经验积累方面的基础性工作。

【目录】

小说 雪地上的鸟 / 003

蝴蝶的舞蹈 / 016

祖父之死 / 037

换季无声 / 059

1901 年的三个冬日 / 092

雪 崩 / 120

佛 像 / 181

山地断章 / 112

散文 鹰 / 219

怀念舅舅 / 226

巴姆七湖 / 231

伤 寒 / 242

乡城碎梦 / 246

XIAOSHUO

小说

雪地上的鸟

那是临近藏历新年的一个冬日，夏洼下了一场大雪。

雪停时，远处的山峰都变了模样，只依稀辨得出旧有的轮廓。谷地里，藏寨横卧于雪的世界，像是满腹心事不愿和人说，只默默地自个儿咀嚼着似的。玛依河载着落满了雪花的浮冰，缓缓流过寨口，显得那么纯净，却又那么孤独。

对于夏洼人来说，雪并不是什么鲜见之物，这场雪照例没有引起他们多少兴致，偶尔有一两声嬉闹从雪巷间响起，又很快复归平静，叫人疑心刚才是否听得真切。

山里藏人平日里奔波劳累，难得有这样一个雪天，倒可以把它当做休息日放松一下了。一家人围住暖烘烘的火塘，忙一些琐碎的手工活，随意拉几句家常，嗜酒的还可以烫上一壶慢慢地喝，自是其乐融融。只苦了我这旅居的人，积雪不仅掩去了夏洼山水的本来面目，也掩去了我所渴望见识的乡土风情。

我在这个叫做“雅安食店”的简陋而俗气的旅店二楼倚窗而望，只希望老天早些儿来个艳阳高照，化去积雪，把夏洼的男女老少全轰出碉楼，解去我难耐的孤寂。

事与愿违，次日，老天依然是灰蒙蒙的，早饭时还飘了阵小雪。

好在夏洼人终于耐不住了，开始动手收拾门前屋顶的积雪。

藏寨热闹了——雪巷里、碉楼顶纷纷冒出些哈着热气的人，他们边扫雪边玩闹，像过节般愉悦。有人隔了碉楼抛一个雪球过去，顷刻间便导致许多个雪球在空中飞来飞去，引起阵阵惊呼笑骂。人群中年轻女人最为醒目，她们鲜艳的头巾在雪的衬托下是那么的赏心悦目，像一朵朵开在兴头上的山花。

我依然是凭窗而望，内心涌动起温馨的情愫。眼前的一幕，亲切而熟悉。我恨不得能加入他们之中，同他们分享劳作细节的每一点情趣。

约莫过了半个钟头，像被一阵风刮走似的，人们从雪巷间和碉楼顶消失了。我知道他们又围坐在了火塘边。也难怪，这样的天，谁会愿意离开温暖的窝呢？何况外面冰天雪地的，也没办法干活。

一切又复归平静，藏寨像个贪睡的懒人，才醒过来这么一会儿，又翻个身进入了梦乡，只农家院墙上的旧柴和碉楼顶飘出的炊烟，给人一点家园的感觉。

夜幕悄然降临，旅店楼底传来房东夫妇和人搓麻将的声音。这倒也不失为排解寂寞的好办法。从小窗口看去，藏寨慢慢隐入夜尘，有几座碉楼窗户里透出微弱而冷清的灯光。

我想到了朱自清描写荷塘花香的名句——“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”，这灯光，恰也如远处高楼上渺茫的颂佛声，让人想到须发尽白的藏家老人翕动着嘴唇念佛的样子。此时，我的老祖母也一定伸腿坐在灶塘边的毡毯上，一手摇着小经筒，一手数着佛珠，默默地为我祈祷平安。

一股寒意袭来，我关上了小窗，也无心去吃饭，和衣钻入被窝任思绪游走，迷迷糊糊睡到了天亮。

已经是第三个雪天了，老天依然板着脸，不肯露一丝笑容。我无聊至极，真希望旅店门前的公路上开过一辆驶往任何方向的车，

只要能带我离开夏洼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坐上去。可是听房东说，三五日之内不会有过往的车辆，因为大雪封住了通向外界必经的两个垭口。

房东是个瘦瘦的外地人，因为连日来只有我一个住客，他和他那矮胖的女人便一天到晚约人打麻将，连饭也懒得做。也不知是何时，他们将门前的积雪清扫了一下，平日里灰扑扑的路面被雪水浸得黑黝黝的，眼光从刺目的雪地收回来触到它时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感。

这时，飞来了那群鸟。

它们来自旅店背靠的山中，因为积雪盖住了那里的一切，无处觅食，连饿了几日，不得不冒险下山寻食。这群鸟中，常见的灰、褐色山雀居多，也有一些长着漂亮羽毛的。我猜想山林间叫得最空灵，能让人产生许多联想而又绝少和人照面的那种鸟儿，可能就在其中，只是我不认识罢了。

它们呼啦啦落在旅店门前的空地上，似乎忘记了怕人，只一个劲儿地埋头啄食。地上除了泥沙和石子，并无什么可以充饥的东西。我疑惑地看了一会儿，终于想明白了——这些可怜的小东西被雪光伤了眼睛，看不清地上的东西，只能不停地啄呀啄，靠喙子来分辨食物。

我信步走到一个木板搭成的小卖部前，买了包烟。卖烟的是位姑娘，一条白围巾围住了嘴和脖子，只露出黑亮的眼睛。

“大哥，您看，小鸟多可怜呀。”她边取烟边说。

“是呀。”我随口应道，突然，生出个主意来，“姑娘，你拿点儿吃的，我去喂喂它们。”

她痛快地应了一声，很利索地转到柜台隔板后边去了，不一会儿，就端来一小盆米。

我小心翼翼地靠近鸟群，抓了把米撒过去。鸟群一阵不安的躁

动,有几只飞起了一人多高,又落回了原地。很快它们就发现了从天而降的美食,轻巧地腾挪跳跃于同伴之间,唧唧欢叫着争食,看起来真有些欣喜若狂。一只鸟看见同伴翅膀上粘着米粒,急不可耐地去啄,啄下一撮细毛,在它们搅起的轻风中一晃一荡地飘。

这时,久违的阳光从云缝间泻了下来,上蹿下跳的小鸟们身上闪起了点点晶亮的小水珠,像是从一首山歌中拆下来的零碎的音符。

阳光没有多少温度,但它像久违的情人一样深情地拥吻着雪地。我的心豁然开朗,把一小盆米撒了个底朝天。

我把空瓷盆朝着鸟群扬了扬,示意没有米了,它们却吓得轰地飞起了一大片,不过又很快落了回去。身后有人“扑哧”笑出了声,转身一看,是小卖部里的姑娘,她已经摘掉了围巾,除了黑亮的眼睛,还有着高挑的身材、白皙的脸盘和红润的嘴唇。阳光从侧面照过来,把身着黑色藏裙胸戴珊瑚项链的她衬得风姿绰约。

阳光下,雪地里,能博得像她这样的姑娘的一笑,也不失为旅途中的浪漫插曲。

我把小瓷盆交给她,说:“我只是想告诉小鸟没有克扣它们的早餐,没想却吓着它们了。谢谢你。”

她又是一笑,这回却有点儿腼腆了:“又不是你吃了我的东西,谢我干什么?”

“我祖母告诉过我,人死后会变成小鸟,这些鸟中说不定正好有我的祖先呢。我这是替他们谢谢你。”

她用手掩住嘴角咯咯笑了起来,这一笑又惊动了鸟群。她边笑边说:“对不起,吓着你的祖宗了。”

我也笑了:“可能也是你的祖先呢。”想了想,又补了一句,“你瞧,你和我在一起,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在一起,这不是缘分么?”

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,却让她红了脸。这时,小卖部前有人在

叫她：“梅若，买酒。”她看我一眼说：“好了，你和你的祖先多待一会儿吧，我可没时间。”

我向她背后喊道：“别忘了，是和咱们的祖先多待一会儿。”她边走边用手掩嘴，大概是有些忍俊不禁吧。

这真是个愉快的上午。旅店前的空地上，鸟群越集越多，已经是黑压压一大片。我朝小卖部望了望，正好她打发走了顾客，也在看我。我夸张地挤了挤眼，她一晃闪到柜台后面去了。

此刻，我的感觉和前几日大不相同，夏洼的一切都变得亲切而和谐。不能不承认，男人是一种健忘的动物，一旦和漂亮女人搭上话，便常常忘了生活的烦恼，也常常忘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里的女人。

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很恋家，却偏偏有许多时候在远游，看来是为了寻找一种感觉——暂时游离于工作、家庭之外，去做陌生地方的陌生看客，仅仅在自己愿意的时候，参与一些浪漫有趣的小游戏。

这一份逍遥和洒脱，实在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。我在旅店门前的小饭馆要了份菜，惬意地看着门外的雪和阳光喝啤酒。

这时，我看见离饭馆约五十步的路口有一堆玛尼石，石上的雪被人扫过了，可以模糊地看到刻在上面的经文笔画。一位穿着厚皮袍的驼背老人在转这个玛尼堆，走得又慢又吃力。饭馆老板告诉我，这个老人快八十了，最近十年来，每天都要在中午时围着玛尼堆转上几百圈，风雨无阻。看来，这是一个在十几年前就在准备离开人世的精神盘缠的老人。可是人的一生，又能有多少个十几年呢？我的心中无端生出些感慨，倒有点儿怅然了。

外面突然喧嚣起来，我听着不对劲，出去一看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旅店门前刚才还停留着一大群鸟的空地上，横七竖八丢着些柴

棒，柴棒间躺着几只小鸟，有的被砸得变了形，有的痛苦地抽搐着，还有几只在雪地里拖着残翅断腿无望地逃窜，几片绒羽正从空中悠悠地飘下。

此时，仓皇逃离的群鸟刚飞过山头，余悸未消的叫声，在它们从视野消失以后，依然在我耳边回响。

房东夫妇和一群亢奋的人，正大呼小叫地围追堵截那几只伤鸟。

我怒火中烧，但又无从发作。那矮胖的女房东，此刻在我心中，便是这世上最凶恶、最残忍的女人了。我的脑海中冒出一句话来，似乎是一部外国影片的片名——《阳光下的罪恶》。

然而又飞来一群鸟，它们甚至顾不上满地的残羽和血迹，急切甚至贪婪地投入了争食。人们的又一次屠杀正在酝酿之中，七八个男人把石块和柴棒藏在身后悄悄逼近它们。这一地小鸟在他们心中，一定幻成了焦黄酥嫩的油炸肉。我心急如焚，却又不知道怎样去阻止这群似乎失去了理智的人，一口气憋在心底，快要让自己窒息了。

这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——梅若，那个小卖部里的姑娘挥舞着双臂，像一只大鸟般扑入鸟群。那群浑然不知大祸将至的小东西，呼地从她脚边腾起，把她罩入一片阴影，在她急促的催赶中惊慌地飞走了。我看见她的黑发被小鸟们扇得飘了起来，把一个凄美的剪影，留在了人们的目光和阳光交织的时空里。

赶走鸟群，她回身对愣在身后的人们大喊道：“求求你们了，看在佛的分上，放过这些可怜的小鸟吧，我求求你们了……”

这时，小卖部里走出一个高大的鬍发男人，伸手拽她的手臂，被她甩开，便突然恼了，使劲给了她一耳光，骂道：“你这疯女人，尽给我丢脸。”

她用手捂住右脸，好看的眼睛里流露出一股倔犟，回头盯住鬍

发男人。

髻发愣了愣，斜眼瞟瞟围上来看热闹的人们，举起手要打第二下。

情急之下，我顾不上想太多，冲过去逮住了他的手。

髻发似乎没有反应过来，吃惊地看着我。周围的人们也同样以迷惑的眼光打量着发生在眼前的事情。

髻发的嘴角慢慢地浮上一丝冷笑，右手一点一点朝腰后挪去。我知道他想摸佩刀，只觉得身体深处有一股热流直往头上涌，脚心也发麻。心里虽怵，事到临头也只有强作镇定。不知怎么回事，挨了打的女人挡在了我的身前，我甚至闻到了她发间淡淡的清香。

这时，旁观的人们像是才回过神来，七手八脚拉住了髻发。髻发反倒平静下来，开口问我：“小子，你从哪里来？”

“这个你管不着。”

“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不想知道。”

“她是我女人！”他一把推开挡在我们之间的女人。

“你的女人也不能这么打。”

“碍着你的事了？”

“我只是看不过去，来拉拉架。”

“你心疼她？”

“随你怎么想。”

“那好，我把她交给你，你想怎么疼就怎么疼。”髻发居然冒出这么一句出人意料的话。

我无言以对，只好苦笑着摇摇头。而更让人不解的是，那女人却咬着嘴唇一声不吭，仿佛倒成了局外人。

事情以令人尴尬的方式收场，整个过程简单得连几岁小孩也可以一口气把它复述一遍。不过我明白，在大人们的眼里，这事没有

那么简单，他们对我这个外乡人一定有许多猜疑。我敢肯定，明天就会有叫座的版本迅速地流传开去。当然，他们所杜撰的故事，是绝非寥寥数语可以说清楚的了。他们和这世间任何角落的人们一样，对这样的事情情有独钟，并且热烈地期待着事情的戏剧性变化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人群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上的楼梯，反正已经躺在了旅店的床上。

有人轻轻地敲门，我下意识地摸出枕头下的短刀。进来的却是矮矮胖胖的女房东，她提了瓶热水放在我床头，压低了嗓门儿说：“小兄弟，你可得多长个心眼儿，扎西他们可是三兄弟。”

我这才知道我的对头叫扎西，不过还真没想到女房东倒是个好心人，心里一热，连忙对她说：“谢了，大姐，我不怕他人多。”

“那些鸟又飞来了，不过没人去打。”女房东似乎不经意地说。

我这才猛然想起今天的女主角，便问：“大姐，你看见……梅若了吗？”

她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：“梅若被赶出来了。她可是个好女人。”

我觉着这话听着另有深意，赶紧道：“她不应该出来，这事本来就不是她的错。”

女房东不依不饶：“她可是因为你才被赶出来的。”

我正要回话，她却不耐烦地摆摆手走了。

这算怎么回事？我陷入了无边的烦恼中。这时，窗下有人在喊：“小子，你出来。”

我想到女房东的提醒，侧身靠近窗口应了一声：“干什么？”

窗下的雪地里站着三个一般壮实的男人，扎西站在中间，身后是一群兴奋的好事者。扎西对着我的窗口又喊道：“你不敢出来么？想在旅店里躲一辈子么？那可是要花很多钱的。”话音未落，围观的人一阵哄笑。

一股血气在心中激荡，我把短刀插在腰间，深吸一口气，稳了稳